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中水利全書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陸朝愈

吴中水利全書卷十一　明　張國維　撰

詔命

祖宗朝軫邺東南民隠詔命諄切今聖主尤殷殷注

念記注哪抄傳示海宇兆庶歡騰敬録如左

明

洪武二十六年

上諭都察院凡各處閘壩陂堰引水可灌田畆以利農

民者務要時常整理疏浚如有河水積流泛溢損壊房屋田地禾稼者須要設法隄防止遏或所司呈禀或人民告訴即便定奪奏聞若隷布政司者照會各司直隷者劄付各府州縣或差官直抵處所踏勘丈尺濶狹度量用工多寡若本處人民足完其事就便差遣倘有不敷著令鄰近縣分添助人力所用木石等項於官銀見有去處支用或發遣人夫於附近山場採取務在農隙之時興工毋妨民業如水患急

於害民其功可卒成者隨時修築以禦其患

洪武二十七年

上命凡天下陂塘湖堰可瀦蓄以備旱暵宣洩以防霖潦者皆因其地勢修治之勿妄興工役掊尅吾民

洪武二十八年

命國子監生及人材分詣天下督吏民興治水利

洪武三十一年

欽頒教民榜文一款　一民間或有某水可以灌溉田

茍其水為害可以隄防其河壅塞可以疏通其當里老人會集踏看丈量見數計較合用人工併如何修築如何疏通定畫計策畫圖貼說赴京來奏以憑為民興利除害

洪武三十二年

上諭工部凡圩壩堰陂塘仰該府州縣提調官常川體勘境内應有圩岸壩堰坍缺陂塘溝渠壅塞務要趂時修築堅完疏濬流通以備旱潦毋致失時有傷禾

稼及因而擾害於民

正統二年

詔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疏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

弘治十八年

詔各府州縣治農官不得別項差占年終具所轄水道通塞濬否緣繇造冊奏繳考覈黜陟

嘉靖五年

命各處水利僉事年終具所修濬圩岸陂塘壩堰閘洞溝渠丈尺造冊送部查考

嘉靖六年

命應天巡撫官督同水利僉事用心整理蘇松等處水利毋得虚應故事

嘉靖七年

命各處撫按守巡官嚴督所屬以時修濬圩岸壩堰陂塘溝渠之在境内者

嘉靖二十六年

命江南巡撫都御史督屬修濬太倉州常熟崑山等縣七浦白茆新涇等河許浦等塘仍令巡按御史勘驗

隆慶三年

詔凡霸占源頭阻絶河道者各該巡撫衙門查照盜決泉源條律為首者發附近衛所係軍調發邊衛各充軍著為例

隆慶六年

詔書內一款　一大江南北財賦所出全資水利各處設有水利僉事各府州縣設有水利通判縣丞等官近来往往視為末務上下因循一遇水荒即奏乞蠲免撫按督令專管水利司道官往来巡歷着落有司官將該管地方水利著實講求議處何處當疏通其源何處當挑濬其流壩堰圩岸在在增修使蓄洩有備旱潦無傷合用夫役取諸得利之家毋令騷擾若功程浩大撫按官查其先年導河夫銀用剩貯庫及

該府州縣近地魚課奏留修理堤壩等銀兩酌量動支有司官有仍前曠職悮事及地方土豪之家阻撓壅塞專利病民者撫按官𠫭拏處治

崇禎元年名對平臺記注

上取户科右給事中黄承昊所奏疏令讀承昊奏曰東南時患水災因水利不修之故臣因疏詞不敢冗長故未暢所欲言前禮部員外郎陳懋德有疏言之極詳乞并臣疏下工部行之上問水利何謂不修是何

地方永昊對云是蘇松地方閣臣道登龍錫同並奏云臣道登即蘇州人臣龍錫即松江人水利是東南一件大事但修理須要錢糧懋德本内說原設有開河銀兩上問幾何對曰亦不多臣等前已擬旨撫按酌議具奏上沈思久之云要修水利可擾民否臣龍錫奏正惟恐擾民故須行本處撫按酌量上曰水利事著公議來奏黄永昊上鹽屯疏内云西北多曠土則開荒無法也責在有司當以考成課具殿最東南多水災則水利不修也宜加浙直巡鹽御史敕書一道令其兼管水利嚴督道府而舉劾

之非專題水利不入
章疏附贅於此云

崇禎九年

特旨這水利興役事宜著撫按責成司道督有司親巡
查驗審地因時設法疏濬務期蓄洩得宜高下均利
如有奸豪占塞阻撓即叅拏究治其支河汀堰等項
分別貧富各輸財力使民樂趨事不許濫委冗員衙
役乘機生擾并叅治修築海塘及嚴核殿最通一體
著實遵行

吳中水利全書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全書卷十二　　明　張國維　撰

敕諭

命遣水官特賜璽書聽以便宜攉無旁掣故得奏績無負任使云

明

永樂三年

皇帝敕諭戶部尚書夏原吉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

通政司左通政趙居任大理寺少卿衣復東南數郡之民頻年厄於水患今舊穀已罄新苗未成老稚嗷嗷饑餒無告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縣亟發倉廩賑之所至善加撫綏一切民間利害有當建革者速具以聞卿等宜體朕憂民之心欽哉無忽時佐理工科給事中姚善奉聖旨升差無勑

宣德五年

皇帝敕諭工部右侍郎周忱今命爾往南京應天蘇州

松江常州鎮江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安慶廣德州巡撫遞年一應税糧務在從長設法區畫得宜使人不勞困輸不後期尤在敷宣德意撫恤人民扶植良善其水田圩岸爾亦相度時宜整理俾無旱潦之患庶副朕委任之重欽哉故諭

正統九年

皇帝敕諭工部右侍郎周忱近聞浙江嘉湖等府直隸蘇松等府今秋多雨潦水暴溢渰沒田稼漂蕩民居

溺死人畜葢因各處遞年將舊通江海河港乘乾旱之時築塞為田耕種及因遞年沙漲以致水不流通人受其患今特命爾會同巡按御史嚴督各該府縣拘集耆民里老人等詢訪踏勘各處原通江海河港故道果被豪強之人築塞為田即令退還并年深淤塞之處爾等公同計議督令府縣官起倩人夫開挑務要水道通行不至為患其餘湖池陂塘圩岸可以畜洩水利防備旱澇者悉從其修築開通其間果有

豪强之徒占據把持以為已利者爾竟拿問輕即量
情懲治情重者具奏區處用工之際尤須量度地勢
酌量民力其殷富田多之家務令儘力用工貧難下
户及田少糧重者酌量差遣不可誤其生理如工程
浩大人力艱難非旬月可成者爾宜審度用工宜令
受利近便去處同心同力切不可妨廢農時朕惟豪
强專利小民受害論法難容今姑宥其罪使之自新
保其身家爾為朝廷重臣宜表率同事公以存心廉

以律身毋苟具文移以塞責毋狃於小利以為功爾克盡職民受實惠朕惟爾嘉朝廷以安養斯民為念宜深體朕心為民造福以副任使或有窒礙難行之事亦須體諒人情從長計議奏來不許違誤故諭

成化七年

皇帝勅諭浙江提刑按察司僉事吳瑞茲特命爾前去專管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水利巡行踏勘所屬地方分督修治湖塘疏濬河港兼理溝洫增築圩岸閘

壩務相地勢水形使便蓄洩有資灌溉應用錢糧着有司查明設處或有田之家行府縣勸令輸力如有侵占河道聽爾拿問改正所屬軍衛有司聽爾調委仍須呈報巡撫聽其節制用過錢糧轉呈巡撫類奏爾其克殫厥心勤勞乃職如任使不效責有攸歸故勅以後水利僉事同

弘治七年

皇帝勅諭工部左侍郎徐貫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往

同巡撫應天等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何鑑朕惟直隸蘇松常杭嘉湖六府數年以來屢被水災圍田渰沒廬舍漂溺民既無聊生財賦又何自而出今特命爾會同彼處巡撫都御史親詣其地逐一踏勘如果前日之水道形跡具存今日之水患實由於此即於所在司府州縣量取丁夫錢糧督同委官人等以次興工修築疏濬凡敕内該載不盡事宜聽爾便宜處置文武職官軍民人等有負才識諳曉水利者悉聽

委用職官敢有違慢乖方狥私廢事者五品以下徑自提問應奏請者叅奏施行其興工之際務審水道利害人情從違固不可畏難退避失經國之良圖亦不得鑿空妄為致小民之嗟怨殫心畢慮利國便民斯不負朝廷委任之意故諭

弘治八年

皇帝敕諭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姚文灝直隷蘇松常鎮及浙江杭嘉湖七府并蘇州鎮江等衛所地方廣

闕錢糧浩大每歲收成全資水利積年以來河港溝渠湖塘等項盡皆壅塞或被豪强之人占為己業旱無所漑雨無所洩以致田穀不登軍民缺食近差工部左侍郎徐貫往會巡撫等官通行疏濬已奏工完但恐歲月寖久港瀆漸致堙塞水利不能興舉圩岸愈見坍塌財賦無從出辦玆特陞爾前職命爾專一往來前項府衛地方提督各該管官員修理湖塘疏通河港開濬溝渠及一應圩岸未經修築者及時修

築各處閘壩未盡修理者隨宜修理合用木石等料於各該田有力之家從公勸諭或別為措置人夫於所在附近軍衛有司相度起工仍須督役以時調度有法使蓄泄有備旱澇無虞毋事虛文務臻實効以為地方經久之計爾其勉之慎之故敕姚文灝以常州府水利通判治水有功陞授

正德八年

皇帝敕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俞諫近蘇松常鎮杭嘉

湖七府屢被水災圍田渰沒糧賦積逋民生艱困兹
特命爾前去會同巡撫都御史遍歷地方相度形勢
尋源泝委應修濬挑築者亟行修濬挑築務使水利
常通旱潦有備所屬官員聽爾遴擇委用工費錢糧
移會巡撫設法動支並不許官吏豪强阻滯撓法如
有不遵聽爾叅奏處治爾其殫竭乃猷克臻厥績毋
負特簡責成之意故諭

正德十四年

皇帝敕諭巡撫應天等府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李充嗣近蘇松等府連遭水患糧運缺乏廷臣
建議亟修水利特陞爾前官不妨巡撫事督理修濬
各府湖澤河港塘堰坐委所屬能幹官員及時料理
仍不時躬巡勘視務使蓄洩得宜旱澇有頼應用錢
糧聽爾設處承委官員分别勤惰聽爾舉劾如違慢
悞事徑自拿問應奏請者奏請究治修濬完工具冊
奏報爾為大臣受兹簡命宜殫厥衷毋負任使特諭

正德十四年

皇帝敕諭工部都水清吏司署郎中事員外郎林文沛先該巡視浙江都御史許廷光都給事中吳巖奏請添設大臣專管江南水利已命巡撫應天等府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充嗣不妨原務兼理前事近該李充嗣奏要添設官屬協修水利巡按御史馬禄亦奏要添設官員專一管理該部議覆兹特命爾前去蘇松等府地方聽巡撫委任分投督濬協

贊成功凡江湖川澤河道溝洫務要用心勘視核實工料呈報巡撫酌議錢糧濟用如官吏軍民但有阻撓悉聽叅詳處治爾其夙夜黽勉克供厥職如憚勞塞責罪有攸歸故敕同差工部都水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顏如環分管敕諭同

嘉靖十四年

皇帝敕諭山東提刑按察司副使李士允蘇松常鎮四府係南畿重地國家財賦取給於此往年因盜賊生發貽患地方特設專官整飭兵備今特命爾專在太

倉州住劄往來四府沿江沿海一帶地方督同軍衛有司掌印捕盜官員操練官軍揀選民快修濬城池演習水戰緝捕盜賊巡捉私鹽聽理詞訟兼提督各衛所屯田子粒務令以時耕種依期徵納禁革奸弊官吏旗軍人等敢有役占科斂剋削軍士及侵占屯田包攬拖欠屯種者依法究治其各府水利督令有司官吏設法整理湖蕩河港淤塞淺狹者即為疏濬閘壩隄防圩岸及禦潮海塘坍塌損壞者即為修築

不許豪强之徒侵占毁壞違者一體究治仍聽巡撫官節制捕盜事情有應與總督備倭官員計議者計議停當而行各該所屬官員有廉能幹濟具奏旌奬貪殘不職六品以下徑自拿問五品以上并軍職叅奏處治爾爲憲臣兹受委任須盡心竭力正己率下務使武備修明盜賊屛息水利興舉屯糧充足斯稱任使如或仍前專事逢迎奔疲道路因循苟且虛應故事責有所歸爾其愼之愼之故敕

嘉靖二十五年

皇帝敕諭巡撫應天等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歐陽必進朕惟國家財賦取給東南近該前巡撫右副都御史丁汝夔及巡撫御史呂光洵各題稱蘇松常鎮四府地方連年水旱頻仍皆由水利湮廢以致民困賦逋貽患非細乞要查舊例遣行修濬事下該部轉行彼處查勘得太倉州常熟崑山等縣七浦白茆新涇等河港鹽鐵許浦等塘堰修濬有官民併力合修者

其所費財用有原派導河夫及存留各項銀米并撫按司府州縣贓罰與夫應觧錢糧堪以那借者俱令支用已經該部議奏前來相應依擬爾見有地方廵撫之責特命專理其事爾宜查照節題事理及廵按委官勘處緣由將四府支河動支前項銀米查議原奏官民合修分修地方坐委能幹官員責令及時修理庶幾事克有濟爾仍照先年撫臣李充嗣事例不時躬往督視務使緩急有備旱潦無虞期於一勞而

永逸各該承委官員除廵按御史每年閲視工程分別勤惰舉核外如有違慢悮事者五品以下爾即徑自拿問應奏請者奏聞施行事完之日通將修濬過緣由畫圖貼説并用過錢糧數目造冊奏繳及將勤幹賢能官員通行論奏以憑旌擢故諭

萬歴四年

皇帝敕諭監察御史林應訓近因言官建議蘇松常鎮等處水利久湮要差御史一員專管該部議覆相應

今特命爾督理前項地方水利務要時常往來巡察督率各該司道及府州縣掌印官責令水利官帶同塘長人等躬親相度考究源委要見某處係上游水滙某處係下流支港應分某水以殺其勢應濶某岍以緩其衝應濬某湖以會其流某處壩閘應修某處塘堰應築合用人工隨宜區處其劉家河黃浦七浦白茆范家港大黃浦及各鄉支河尤當分疏其餘緊要河港湖滙并浙直交界所如有未經開通及已開

仍欠深闊與夫塘堰涇瀆陡門壩閘等項應修應濬應復舊應新置者逋勘估議處如一圩之中塘圩溝池等項不煩多費者即令得業之家量田多寡出力修濬果係土工浩大動支淘河等銀應用如再不敷會同撫按官從長計議務求共濟各不得推諉其該道并府州縣掌印等官敢有違玩悞事及水利官營求別差曠廢職業或需索常例利已病民應拿應叅並聽舉行如例若勢豪之家侵塞水利姑令首正免

罪敢有隱瞞及違拒阻撓者即行拿問干礙職官指
名參奏每年終將修濬過緣由造冊奏繳復命之日
仍將所屬大小官曾否有益水利照例舉劾以昭勸
懲爾為憲臣受茲重委須夙夜殫心務俾水利興舉
旱澇有備以為益國便民之計如或因循苟且虛應
故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故敕

萬歷十六年

皇帝敕諭湖廣提刑按察司副使許應逵近該撫按官

題稱江南水患不常亟宜復設專官管理該部議覆
相應命爾前去專管蘇松等四府水利駐劄松江府
地方兼理農務爾宜查照該部題准事理踏看所屬
地方估計工程議處錢糧起調人夫涇港湮塞者設
法開濬圩岸低薄者著實修築務使支河疏通達於
江海隄防堅固可禦水澇如官民勢豪之家占種淤
地侵奪水利者爾即清查改正敢有抗拒阻撓應拿
問者徑自拿問應叅奏者叅奏處治四府及所屬州

縣官員悉聽委用如有重大工程應合奏請者申呈
撫按官奏請施行其不急工程聽爾便宜斟酌不必
虛費財力致拂人情錢糧等項除聽撫按官總理節
制外别衙門不得干預爾亦不得關白叅謁致妨公
務每年終仍將做過工程用過錢糧轉呈撫按官造
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覈爾為憲臣受茲委任須躬親
相度竭力經理不避勞怨使水利興舉益國便民斯
為稱職如或因循苟且虛應故事責有所歸爾其慎

之勉之故敕

吳中水利全書卷十二

吳中水利全書卷十三　　明　張國維　撰

奏狀

自蕭梁至宋元各朝建白水利奏狀形諸紀載集録者悉搜編次

梁

蕭統請停信義郡漕瀆丁役疏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弈假節發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

就役故紈上疏

伏聞當遣王奕等上東三郡人丁漕溝渠導淺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畧之遠旨（本集及貽明事實無此二句）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屢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本傳作義興）去秋有撿復非常役之民即目前東境穀價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强丁疏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

為人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農蠶去年稱為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令兹失業慮恐為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間虚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盗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内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工待優實以行聖心埀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啟

唐

劉晏停免修築練湖狀 永泰二年上狀存略

轉運使劉晏上言得刺史韋損丹陽耆壽等狀上件練湖按圖經周迴四十里比被丹陽百姓築隄横截一十四里開瀆口洩水取湖下地作田其湖未被隔斷已前每春夏雨水漲滿側近百姓引溉田苗官河水乾淺又得湖水灌注租庸轉運及商旅往來免用牛牽若霖雨泛溢即開瀆洩水入江自被堤築以來湖中地窄無處貯水横堤壅礙不得北流秋夏雨多即向南奔注丹陽延陵金壇等縣良田常被渰沒稍遇

允陽近湖田苗無水灌溉所利一百一十五頃田損三縣百姓之地今已依舊障水為湖官河又得通流邑人免憂旱潦乞敕中書門下牒浙西觀察使韋損勿使更令修築致有妨奪

南唐

呂延貞浚治練湖狀（昇元元年上狀存略）

知丹陽縣事呂延貞上言當縣有練湖源出潤州高麗長山下注官河一百二十里臣考之碑志訪諸鄉老

當為湖日湖水放一寸河水漲一尺旱可引灌溉潦不致奔衝其利田幾逾萬頃昔環湖而居衣食於漁者凡數百家有斗門四所繇前唐末兵亂之後民殘湖廢近湖人户耕湖為田後農家失恃漁樵失業民復思湖以禦災而無所寘力臣頻厎條制修葺陂塘切度其湖為利甚博遂聚財役工於斗門基上以土堰偃捺及填補破缺處初謗議震動謂臣不良圖且廢湖豈已者不十餘家有湖無災者四縣之地臣明

知利害獨如弗聞自今秋後不雨河道乾枯累放湖水灌注使商旅舟船往來免役牛牽當縣及鄰縣人户請水救田臣並掘去湖岸給水如將久遠須置斗門方得通濟其斗門木植須用楠木乞給省場板木起建下所司處分

宋

郟亶上水利書 熙寧三年上

崑山人郟亶上言天下之利莫大於水田水田之美無

過於蘇州然自唐末以來經營至今未見其利者其
失有六一曰蘇州東枕海北接江東開崑山之張浦
茜涇七鴉三塘而導諸海北開常熟之許浦白茆二
浦而導諸江不知此五處去水皆百餘里近三四十
里地形頗高高者七八尺水盛時決之或入江海水
稍退則向之欲東導於海者反西流欲北導於江者
反南下故自景祐以來屢開之而卒無効也二曰蘇
之猒水以其無隄防也故崑山常熟吳江皆峻其堤

設官置兵以廵治之是不知塘雖設而水行於堤之兩旁何益乎治田故徒有適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害之大効三曰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松江在其南可決水而同歸於海崑山之下駕新洋小虞大虞朱塘新瀆平樂戴墟等十餘浦是也夫諸浦雖有決水之道未能使水之必泄於江也何則水方汗漫與江俱平雖大決之隄防不立適足以通潮勢之衝急增風波之洶怒耳四曰蘇州之水

自常州來古者設望亭堰所以禦常之水使入太湖不為蘇害謂望亭堰不當廢也蘇聚數郡之水而常居其一常水數路望亭居其一豈一望亭之水能為蘇之患耶望亭堰廢則常被其利蘇未必有害存之則蘇未必利常先被害矣故治蘇州之水不在望亭堰之廢否也五曰蘇水所以不泄者以松江盤曲而決水遲也古之曲其江所以激之使深也激之既久其曲愈甚故漕使葉内翰開盤龍滙沈諫議開顧浦

謂松江之曲若今樣浦及金竈子諸浦皆可決也是說僅為得之但蘇之水與江齊平決江之曲足以使江之水疾趨於海未能使田之水必趨於江也六曰蘇本江海陂湖之地謂之澤國自當漫然容納數州之水不當盡為田也國初之稅纔十七八萬石今乃至三十四五萬石此障陂湖為田之過也是說最為疏闊國初逃民未復今盡為編戸稅所以昔少而今多也借使變湖為田增十七八萬為三十四五萬乃

國之利何過之有且今蘇州除太湖外有常熟崑承二湖崑山陽城湖長洲沙湖是四湖自有定名而其闊各不過十餘里其餘若崑山之斜塘大泗黃瀆夷亭高墟巴城雉城武城夔家江家柏家鰻鯉諸瀼及常熟之市宅碧宅五衢練塘諸村長洲之長蕩黃天蕩之類皆積水不耕之田也水深不過五尺淺者可二三尺其間尚有古岍隱見水中俗謂之老岍或有古之民家堦甃之遺址在焉其地或以城或以家或

以宅為名嘗求其契劵以驗皆全稅之田也是古之良田而今廢之耳已上六說者皆執一偏之論而未能通其理也必欲治之當去六失行六得曰辨地形高下之殊求古人蓄泄之跡治田有先後之宜興役順貧富之便取浩博之大利舍姑息之小恩一何謂地形高下之殊曰蘇州五縣號為水田其實崑山之東接於海之岡隴東西僅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西下向所謂東導於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

常熟之北接於江之漲沙南北七八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向所謂欲北導於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皆謂之高田而崑山岡身之西抵於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於湖秀之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皆謂之水田高田者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也唯若景祐嘉祐中則一大熟爾水田者常患水今西南既有太湖數州之水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岡身之流故常

患水也唯若康定至和中則一大熟爾但水田多而
高田少水田近於城郭人所見而稅復重高田遠於
城郭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唯知治水而不治
旱也二何謂古人蓄泄之跡曰今崑山之東地名太
倉俗號岡身岡身之東有塘西徹松江北過常熟謂
之横瀝又有小塘或二里三里貫横瀝而東西流者
多謂之門若所謂錢門張岡門沙堰門吴岡顧廟岡
丁岡李岡門及斗門等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

之横瀝東西其塘則謂之岡門堰門斗門是古者堰水於岡身之東灌溉高田而又為岡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而横瀝所以分其流也故岡身之東其田尚有丘畒經界溝洫之跡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岡門壞不能蓄水而為旱田耳岡門之壞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夫水田之遺跡即今崑山之南向所謂下駕小虞等浦者皆決水於松江之道也其浦之舊跡闊者二

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横塘以貫其中而棊布之是古者既為縱浦以通於江又為横塘以分其勢使水行於外田成於内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為田之害必歸於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一州之田可知矣故蘇州五門舊皆有堰今俗呼城下為堰下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則隄防既完則水無所潴容設堰者恐其暴而流入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吕侍郎開崑山塘得古閘於夷亭之側是古者

水不亂行之明驗也及夫隄防既壊水亂行於田間而有所瀦容故蘇州得以廢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閘也為民者因利其浦之闊攘其旁以為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決其堤以為涇今崑山諸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為小涇命之為某家浜者皆破古堤為之也浦日以壊故水道堙而流遲涇日以多故田隄壊而不固日𩔰月壊遂蕩然而為陂湖矣此古人之跡也今秀州濵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

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隄於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岍至高一丈有餘此其遺法也獨蘇州壞之耳三何謂治田有先後之宜曰地勢之高下既如彼古人之遺跡又如此今欲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謂高田者一切設堰瀦水以灌溉之又浚其所謂經界溝洫使水周流於其間以浸潤之立岡門以防其壅則高田常無枯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然後取今之凡謂水田者除四湖外

一切罷去其某家涇某家浜之類循古今遺跡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為堤岸使塘浦闊深而堤岸髙厚塘浦闊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為田之害也堤岸髙厚則田自固而水可擁而必趨於江也然後擇江之曲者若所謂槎浦金竈子浦而决之使水必趨於海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為蘇州之患也如此則髙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然

後倣錢氏遺法收圖回之利養撩清之卒更休迭役以浚其高田之溝洫與水田之塘浦則百世之利也

四何謂興役順貧富之便曰蘇州五縣之民自五等已上至一等不下十五萬戸可約古制而戸借七日則歲約百萬夫矣又自三等已上至一等不下五千戸可量其財而取之則足以供萬夫之食與其費矣夫借七日之力故不勞量取財於富者故不虛以不勞不虛之役五年而治之何田之不可興也五何謂

取浩博之大利蘇州之地四至餘三百里若以開方之法約之尚可方二百餘里為田六同有畸三分去一以為溝池城郭陂湖山林其餘不下四同之地為三十六萬夫之田又以上中下不易再易而去其半當有十八萬夫之田常出租税也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為四十畝出米四石則十八萬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萬石矣今蘇州止有三十四五萬石借使全熟常失三四十萬石之租又況水旱蠲除者歲常不下

十餘萬石甚者或蠲除三十餘萬石是遺利不少矣今或得高低皆利而水旱無憂則三四十萬之稅可增也六何謂舍姑息之小惠曰是議之興或者必曰向者蘇州或治一浦或調一縣而役一月則民勞且怨矣今欲盡一州之境役五縣之民五年而治之其工力蓋百倍於向時是役未興而數千百萬之民已㗊㗊矣非養民之道也曰向者之興役也多興於大水方盛之際是時公私匱乏疾癘間作故民勞且怨

也今於平歲無事之時借力以成利何勞怨之有傳曰使民以時又曰以佚道使民雖勞無怨又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雖至治之世未嘗不役民以使之也唯近世不求所以養之之道使蹐於窮厎但務其姑息之末使至於饑餓而不能相生然後從而賙之故上之而下益困有可以除數百年未去之患興數百里無窮之利使公私皆獲其利豈可區區計國家五歲之勞惜百姓七日之力耶

一論古人治低田之法昔禹之時震澤為患東有堽阜以隔截其流禹乃鑿斷堽阜流為三江東入於海而震澤底定震澤雖定環湖之地尚有二百餘里可以為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民既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闊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於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為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

既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勢又多西流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地是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常有旱災也古人遂因其地勢之高下井之而為田環湖卑下之地則於江之南北為縱浦以通於江又於浦之東西為横塘以分其勢而棊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且蘇州除太湖之外江之南

北別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浦深闊若此者葢欲取土以為堤岸高厚足以禦其湍悍之流故塘浦因而闊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專為闊其塘浦以決積水也故古者堤岸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田五六尺而堤岸尚出於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於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

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堤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畝引以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至於沿海高仰之地近江者既因江流稍高可以畝引近海者又有早晚兩潮可以灌溉故亦於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為一横塘港之闊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往過之且堤身之地高於積水之地四五

尺至七八尺遠於積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為塘浦闊深若此葢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於堤阜之地雖大旱之歲亦可車畎以溉田而大水之歲積水或從此而流泄耳非專為闊深其塘浦以決低田之積水也至於地勢西流之處又設堤門斗門以瀦蓄之是雖大旱之歲堤阜之地皆可耕以為田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無

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之内常獲豐熟此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也

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者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築隄防浚治浦港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也古之田雖各成圩然所名不同或謂之段或謂之圍今崑山低田皆沈在水中而俗呼之名猶有野鴨段大泗段湛段及和尚圍盛熟圍之類至錢氏有國而尚有撩清指揮之名

此其遺法也洎乎年祀綿遠古法隳壞其水田之隄防或因田户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古者人户各有田舍在圩田之中浸人為家欲其行舟之便乃鑿其圩岸以為小涇小浜即臣昨來所陳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說者謂浜者安船溝也涇浜既小隄岸不高遂至壞田圩都為白水也今崑山柏家瀼水底之下尚有民家堦甃之遺址此古者民居圩中之舊跡也今崑山富戶如陳顧辛晏陶沈等田舍皆在圍田之中每至大水之年亦是外水高於田舍數尺此今人在田圩中作田舍之驗或因人户請射下脚而廢其堤或因官中開淘而減少丈尺臣小時見小虞浦及至和塘並闊三

二十丈屢經開淘之後今小虞浦闊十餘丈至扣塘闊六七丈此目所睹也或因田主但收租課而不修堤岸或因租戶利於易田而故致瀦沒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白塗田所收倍於常稔之田而所納租米亦依舊數故租戶樂於閒年瀦沒也或因決破古堤張捕魚鰕而漸致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與衆築岸或因一圩雖完旁圩無力而連延隳壞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

也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漲二三尺而蘇州低田一抹盡為白水其間雖有低圩亦皆狹小沈在水底不能固田唯大旱之歲常潤杭秀之田及蘇州堽阜之地並皆枯旱其堤圩方始露見而蘇州水田幸一熟耳盖緣無堤防為禦水之先具也低田既容水故水與江平江與海平而海潮直至蘇州之東一二十里之地反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

江不浚臣伏覩昨來議狹汴河者詺汴河闊處水面散漫不至深快故汴河淤澱今蘇州水面動連三百里而太湖之水又不及黃河之湍迅而欲三江不淤不可得也今二江已塞而一江又淺儻不完復堤岸驅低田之水盡入於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數十年之後松江愈塞震澤之患不止於蘇州而已也此低田不治之繇也高田之廢始繇田法隳壞民不相率以治港浦既淺地勢既高沿於海者則海潮不應沿於江者又因水田堤防隳壞水得

瀦聚於民田之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在江水之上至於西流之處又因人户利於行舟之便壊其堽門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盡為旱地每至四五月間春水未退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堽阜之田已乾枯矣唯大水之歲湖秀二州與蘇州之低田淹沒淨盡則堽阜之田幸一熟耳此盖不浚浦港以畎引江海之水不復堽門以蓄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之之繇也

三論自來議者但知決水不知治田蓋治田者本也本當在先決水者末也末當在後今乃不治其本而決其末故自景祐以來上至朝廷之縉紳下至農田之匹夫謀議擘畫三四十年而蘇州之田百未治一二此治水之失也惟嘉祐中兩浙轉運使王純臣建議謂蘇州民間一槩白水至深處不過二尺以上當復修作田位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則自無水患若不修作塍岸

縱使決盡河水亦無所濟此說最為切當又緣當時建議之時正值兩浙連年治水無効不知大段擘畫令官中逐年調發夫力更互修治及不曾立定逐縣治田年額以辦不辦為賞罰之格而止令逐縣令佐槩例勸導逐位植利人户一二十家自作塍岸各高五尺緣民間所鳩工力不多蓋不能齊整借令多出工力則各家所收之利不償其所費之本兼當時都水監所立

官員賞典不重故上下因循未曾併聚公私之力大段修治臣今欲乞撿會王安石所陳利害將臣下項擘畫修築堤岸以固民田則蘇州水災可計日而取効也議者或謂曩年吳及知華亭縣常率逐段人戶各自治田亦不曾煩費官司而人獲其利今可舉用其法以治蘇州水田不須重煩官司也曰蘇州水田與華亭不同華亭之田地連堽阜無暴怒之流浚河不過一二

尺修岍不過三五尺而田已大稔矣然不踰三五年間尚又堙塞今蘇州遠接江湖水常暴怒故崑山常熟吳江三縣堤岍高者七八尺低者不下五六尺或用石甃或用樁篠或二年一治或年年修葺而風濤洗蕩動有隳壞今若以華亭之法治之或水退之後一二年間暫獲豐稔不可知求其久遠之効則不可得也夫以華亭之法治蘇州之高田則可矣若治蘇州水田譬

之以一家之法治一國也其規摹法度則近之至於措置施設之方則大小不可同也貼黄自來人所議欲開通諸天浦盧瀝浦松江諸滙幷決水入江陰軍等亦皆治水之一説但隄防未立行之無功候隄防既成之後前項諸説又不可不行葢水勢湍急却要諸處分減水勢故也臣今窮究得古人治田之本委可施行若令臣先往兩浙相度不過訂之於諸縣官吏考之於

諸鄉父老而已諸縣官吏乍來倏去固不若臣之生長鄉里世為農人而備知利害也父老之智未必過於范仲淹葉清臣范仲淹葉清臣尚不能窺見古人治田之跡父老安得而知望令臣略到司農寺陳白委不至有誤朝廷候敕旨

四論今來乞以治田為先決水為後田既先成水亦從而可決不過五年而蘇州之水患息矣然治田之法總而論之則瀚漫而難行析而論之

則簡約而易治何也今蘇州水田之最合行修治處如前項所陳南北不過一百二十餘里東西不過一百里今若於上項水田之内循古人之跡五里為一縱浦七里為一横塘不過為縱浦二十餘條每條長一百二十餘里横塘十七條每條長一百餘里共計四千餘里用夫五千人約用二千餘萬夫至如中開崑山塘每里夫二千五百人塘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四尺每里積土計三十萬尺分為兩岸底闊一丈四五尺面闊四五尺高不及六

七尺故不踰三年又至蕩壞故曰總而言之則瀚漫而難行也今且以二千萬夫開河四千里而言之分為五年每年用夫四百萬開河八百里蘇秀常湖四州之民不下四十萬三分去一以為高田之民自治高田外尚有二十七萬夫每夫一年借傭半月計得四百餘萬夫可開河八百里却以上項四百餘萬分為十縣逐縣每年當夫四十萬開河八十里以四十萬夫分為六箇月計役

六萬六千餘夫開河十三里有零以六萬六千夫分為三十日則逐縣每日役夫二千二百人開河一百三十二步將二千二百人又為兩頭項止役一千一百人開河六十六步雖縣有大小田有廣狹民有衆寡及逐日所開河溝所役夫數多寡不同大率治田多者頭項多治田少者頭項少雖千百項可以一頭項盡也臣故曰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也如此而治之五年

之內蘇州與鄰州之水田殆亦盡矣塘浦既浚隄防既成則田之水必高於江江之水亦高於海然後擇江之曲者而決之及開盧瀝浦皆有功也何則江水湍流故也江流既高然後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爲蘇州之患也此治水田之大略也昔有七堰今復五堰者今止爲五門故也蘇州設堰固亦舊矣劉著作嘗引唐白居易九日蘇州登高詩云酒酣憑檻起四顧七塘八門六十坊是唐之世已有堰矣至端拱二年轉運使喬惟岳

方使廢之蓋隄防既壞水得瀦容於民田之間水勢稍低故可廢其堰也其旱田則乞用上項一分之夫浚治港浦以畎引江海之水及設堤門以瀦春夏之雨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虞矣

五論乞循古人之遺跡治田者臣昨來所乞蘇州水田一節罷去其甚家浜之類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七里十里而為一横塘今具蘇州秀州及松江沿海水田旱田見存塘浦港瀝堤門之

數凡臣所能記者總七項共二百六十五條并
臣擘畫將來治田大約各附逐項之下謹具下
項一具水田塘浦之跡凡四項共一百三十二
條一吳松江南岍自北平浦北岍自徐公浦西
至吳江口皆是水田約一百二十餘里南岍有
大浦二十七條北岸有大浦二十八條是古者
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在松江之南
者臣不能記其名在松江之北六七里間曰浪

市横塘又下北六七里而為至和塘是七里而為一横塘之跡也松江南大浦二十七條北平浦破江浦艾祈浦傀浦顧涯浦養蠶浦大盈浦南觧浦梁紀浦石臼浦直浦分桑浦内薫浦趙屯浦石浦道褐浦千墩浦錐浦張潭浦陸直浦甫里浦浮髙浦塗頭浦順徳浦大姚浦破墩浦盪頭浦松江北大浦二十八條徐公浦北觧浦瓦浦沈浦蔣浦三林浦周浦顧墓浦金城浦木

瓜浦蔡浦下駕浦浜浦洛舍浦楊梨浦新洋浦淘仁浦小虞浦大虞浦馬仁浦浪市浦尢涇浦下里浦戴墟浦上顧浦青邱浦奉里浦任浦松江北横塘二條浪市横塘至和塘已上松江塘浦五十七條竝當松江之上流皆是闊其塘浦髙其隄岸以固田也久不修治遂至隳壊每遇大水上項塘浦之岸竝沈在水底不能固田議者不知此塘浦原有大岸以固田乃謂古人浚

此大浦只欲泄水此不知治田之本也臣今擘畫並當浚治其浦修成堤岸以禦水災不須遠治他處塘浦求決積水而田自成矣一至和塘自崑山西至蘇州計六十餘里今其南北兩岸各有大浦十二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横浦南六七里而有浪市塘是也其北皆為風濤洗刷不見其跡臣前所謂至和塘徒有通往来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患之大

利者謂至和塘南北縱浦橫塘皆廢故也謹具

下項至和塘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

涇浦新瀆浦平樂浦戴墟浦真義浦朱塘浦界

浦鳳凰涇任浦蠡塘至和塘北大浦十二條小

虞浦大虞浦尤涇浦高墟浦雍里浦諸昌涇界

浦任浦上雉瀆下雉瀆蠡塘官瀆橫塘在南者

曰浪市塘已具松江項内更不再出在北者皆

廢已上至和塘兩岸塘浦二十四條在塘北者

今猶有其名而或無其跡在塘南者雖存其跡而並皆狹小斷續不能固田其間南岸又有朱涇王村涇北岸又有司馬涇李涇周涇小蕭涇歸涇吴涇清涇譚涇褚涇楊涇之類皆是民間自開私浜即臣向所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今並已廢罷止擇其浦之大者闊開其塘高築其岸南修起浪市横塘北則或五里十里為一横塘以固田自近以及遠則良田漸多白水

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常熟塘自蘇州齊門北至
常熟縣一百餘里東岸有涇二十一條西岸有
涇十二條是亦七里十里而為一横塘之跡也
但自今並皆狹小非大段塘浦蓋古人之横塘
隳壞而百姓侵占及擅開私浜相雜於其間即
臣所謂某家浜之類是也謹具目今兩岸涇浜
之名下項常熟塘東横涇二十一條闕墓涇楊
涇米涇樊涇蠡涇南湖涇湖涇朱涇永昌涇茅

涇薛涇界涇吴塔涇尚涇川涇黄土涇圎涇廟涇下莊涇新橋涇黄母涇常熟塘西横涇十二條石師涇王婆涇高姚涇蘇宅涇蠡涇皮涇廟涇永昌涇冶長涇潭涇墓門涇已上常熟塘兩岸横涇三十三條葢記其略耳今但乞廢其小者擇其大者深開其塘髙修其岸除西岸自肈畫為圩外其東岸合與至和塘北及常熟縣南新修縱浦交加棊布以為圩自近以及遠則良

田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崑山之東至太倉堽身凡三十五里兩岍各有塘七八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横塘在塘之南六七里而為朱瀝塘張湖塘郭石塘黄姑塘在塘之北為風濤洗刷與諸湖相連不見其跡謹具下項崑山塘南塘浦七條次里浦新洋江任里浦下駕浦下吳浦上吳浦太倉横瀝崑山塘北有塘浦七條婁縣上塘婁縣下塘新洋江低里浦黄剪涇

上吴塘下吴塘横塘四條朱瀝塘張湖塘郭石塘黄姑塘已上塘瀝十八除新洋江下駕浦曽經開浚餘並未嘗開浚今河底之土反高於田中每遇天雨稍闕則更不通舟船天雨未盈尺而田盡渰没今並乞開浚以固田已具下項一具旱田塘浦之跡凡三頃一百二十三條一松江南峴自小來浦北岸自北陳浦東至海口並是旱田約長一百餘里南有大浦一十八條北

有大浦二十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
横塘之在江南者臣不記其名在江北者七八
里而為雞鳴塘練祈塘是七里而為一横塘之
跡也謹具下項松江南岸有大浦一十八條小
來浦盤龍浦朱市浦松子浦野奴浦張整浦許
浦魚浦上燠浦丁灣浦蘆子浦滬瀆浦釘鈎浦
上海浦下海浦南及浦江苧浦爛泥浦松江北
岸有大浦二十條北陳浦顧浦桑浦大黄肚浦

小黄肚浦章浦樊浦揚林浦上河浦下河浦僻天浦鎮浦新華浦搓浦秦公浦雙浦大場浦唐章浦貴州浦商量灣横塘二條雞鳴浦練祈浦已上塘浦四十條各是畎引江水以灌溉高田因久不浚治浦底既高而江水又低故逐年常患旱也議者乃謂於此諸浦決泄蘇州崑山長洲及秀州之積水是未知古人設浦之意也今當令高田之民治之以備旱災則高田獲其利

也一太倉堽身之東至茜涇約四五十里凡有南北塘八條其横塘南自練祈塘北至許浦共一百二十餘里有堽門及塘浜約五十餘條臣能記其二十五條旱田而横塘多欲水之周流於其間灌溉之也今皆淺淤不能引水以灌於田謹具下項南北之塘八條太倉東横瀝半涇塘青堽横瀝五家堽横瀝鴨頭塘支涇揚墓子涇茜涇東西之塘及堽門等二十五條方秦塘

錢門塘劉塘張堽門薛市門黃姑塘吉涇塘沙堰門太倉塘包涇古塘吳堽門顧堽門廟堽門岳瀝李堽門丁堽門湖川門黃涇杜漕塘雙鳳塘㪷門直塘支塘李墓塘以上堽身已東塘浜門瀝共三十三條南北者各長一百餘里接連大浦並當治以灌溉髙田東西者横貫三重堽身之田而西通諸湖若深浚之大者則置閘㪷門或置堰而下為水函遇大旱則可以車畝諸

湖之水以溉田大水則可以通放湖水以溉田
而分減低田之水勢於平時則瀦聚春夏之雨
澤使堤岸之水常高於低田不須車畎而民田
足用一沿海之地自松江下口南連秀州界約
一百餘里有大浦二十條臣今能記其七條自
松江下口北繞崑山常熟之境接江陰界約三
百餘里有港浦六十餘條臣能記其四十九條
是五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崑山則為

八尺涇花蒲涇在常熟則為福山東横塘福山
西横塘謹具下項松江口下南連秀州界有大
浦七條三林浦杜浦周浦大臼浦郎澱浦戚崇
浦羅公浦松江口下北繞蘇州崑山常熟縣界
至江陰軍界有港浦四十九條北及浦下田浦
堀浦上夾浦下練祈浦桃源浦練祈浦顧涇浦
六岳浦採桃浦川沙浦下張浦新漕浦茜涇浦
揚林浦七鴉浦鄚港浦北浦尹公浦甘草浦唐

相浦陳涇浦錢涇浦涖湖浦吳泗浦鐺脚浦下
六河浦黄浜浦沙營浦白茆浦金涇浦高浦許
浦搗溝浦千步涇耿涇浦新涇浦崔浦水門浦
緌緌浦吳涇高涇西陽浦新涇陳浦張涇湖涇
奚浦黄泗浦横塘四條八尺涇花浦涇福山東
横塘福山西横塘以上沿海港浦共六十條各
是古人東取海潮北取揚子江水灌田各開入
堽阜之地七里十里或十五里間作横塘一條

通灌諸浦使水周流於高阜之地以浸潤高田非專欲決積水也其間雖有大浦五七條自積水之處直可通海然各遠三五十里至一百餘里地高四五尺至七八尺積水既被低田堤岸隳壞一時漫流潴聚於低下平闊之地雖開得上項大浦其積水終不肯遠從高處而流入於海唯大水之年決之則暫或東流爾今不拘大浦小浦並皆淺淤自當開浚東引海潮北引江

水以灌田臣所擘畫治蘇州田至易曉也水田則做岍防水以固田高田則浚塘引水以灌田此衆人所共知也但自來治水者舍常而求異忽近而求遠而反謂做岍固田浚塘引水之說為淺近而不肯留意遂因循至此今欲知蘇州水田旱田不治之繇覲此篇可見其大略以上水田旱田塘浦之跡共七項總二百六十四條皆是古人因地之高下而治田之法也其低田

則開其塘浦髙其堤岸以固田其髙田則深浚港浦畎引江海以灌田後之人不知古人固田灌田之意乃謂低田髙田之所以闊深其塘浦者皆欲決泄積水也更不計量其逺近相視其髙下一例擇其塘浦之尤大者數十條以決水其餘差小者更不浚治及興工役動費國家三五十萬貫石而大塘大浦終不能泄水其塘浦之差小者更不曽開浚也而議者猶謂此小塘

小浦亦可泄水以致朝廷愈不見信而大小塘浦一例更不浚治積歲累年而水田之隄防盡壞使二三百里肥腴之地槩為白水高田之港浦皆塞而使數百里沃衍潮田盡為荒蕪不毛之地深可痛惜臣竊思之上項塘浦既非天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是皆人力所為也然自國朝統御以來百餘年間除數十條大者間或浚治外其餘塘浦官中則不曾浚治今當不問高

低不拘小大亦不問可以決水與不可以決水但係古人遺跡而非私浜者一切併合公私之力更休迭役旋次修治低田則高作堤岸以防水高田則深浚溝浦以灌田其堤身西流之處又設斗門或堤閂或堰閘以瀦水如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憂矣

郟僑再上水利書僑即亶子以父志不竟嗣緝其說再上便宜因歲事亦有所建明云

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時有隄防堰閘之制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聚以爲腹内畎畆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唯長興中一遭水耳暨納土之後至於今日其患始劇蓋緣端拱中轉運使喬維嶽不究堤岍堰閘之制與夫溝洫畎澮之利姑務便於轉漕舟楫一切毁之初則故道猶存尚可尋繹今則去古既久莫知其利營田之局又謂閑司冗職既已罷廢則隄防之法疏決之理無以考據水利害無

窮已至乾興天禧間朝廷專遣使者興修水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與夫水源來歷及前人營田之利皆失舊聞受命而來恥於空還不過遽採愚農道路之言以目前之見為長久之策指常熟崑山枕江之地為可導諸港而決之江開福山茜涇等十餘浦殊不知古人建立堤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淹沒腹內良田今若就東北諸谿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谿腹內之田瀰漫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浩渺之勢常

逆行而瀦於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秀之華亭嘉禾民田悉已被害然後方及北江東海之港浦又以水勢之方出於港浦復為潮勢抑回所以皆聚於太湖四郡之境當潦歲積水而上源不絕瀰漫不可治也此足以驗開東北諸瀦為謬論矣又況太湖蓋積十縣之水一自江南諸郡而下嶺阪重復間當其霖潦積貯溪澗奔湍迤邐而至長塘湖又潤州之金壇延陵丹徒諸邑皆有山源

併會於宜興以入太湖一自杭睦宣歙山源與天目等山衆流而下杭之臨安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太湖即古所謂震澤也昔禹治水凡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今則二江已絶唯吴淞一江存焉疏洩之道既隘於昔又為權豪請占植以菰蒲蘆葦又於吴江之南築石為塘以障太湖東流之勢又於江之中流多置罾簖以遏水勢致吴江不能吞來源之瀚漫日淤月澱下流淺狹迨元符初遽漲潮沙半為

平地積雨滋久十縣山源併溢太湖當蘇湖常秀之閒陂淹浦港悉皆瀰漫四郡之民惴然有為魚之患凝望廣野千里一白少有風勢駕浪動輒數尺雖有中高不易之地種已成實頃刻蕩盡此吳民畏風甚於畏雨也吳淞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尚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為策而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臣今者所究治水之利必先於江寧治九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體勢故迹決於

西江潤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大綱尋究函管水道決於北海常州治宜興滆湖沙子淹及江陰港浦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絶常州傾廢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又於蘇州治諸邑限水之制闢吴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於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吴淞江官司以鄰郡上戸熟田例數錢糧於農事之隙和僱工役以漸闢之其諸江湖風濤為害之處並築為石塘及淤彭滙與諸湖瀼

等處尋究昔有江港自南經北以漸築為岍堤所在陂淹築為水堰秀州治華亭海鹽港浦仍體究柘湖澱山湖等處向因民户有田高壅障遏水勢而疏決不行者竝與開通達諸港浦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決於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此前所謂旁分其支脈之流不為腹内畎畆之患者此也水為東南患其来久矣治之者大抵二說一則以導青龍江開三十浦為說一則以使植利

戸浚涇浜作圩埕為説是二者各得其一偏未容俱是何以言之若止於導江開浦則必無近効若止於浚涇作埕則難以禦暴流要當合二者之説相為首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有次第耳必不得已欲兩者兼行以規近效亦有其説若欲決蘇州湖州之水莫若先開崑山之茜涇浦使水東入於大海開崑山之新安浦使水南入於松江開常熟之許浦梅里浦使水北入於揚子江復浚常州無錫界之望亭堰

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過常潤之水則蘇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決常州潤州之水則莫若決無錫之五卸堰使水趨於揚子江則常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世之言水利者非不知此然開浦未久而淤泥尋塞決堰未多而良田被患何也蓋雖知置堰閘以防江潮而不知浚流以泄漲沙故有堙塞之患雖知決五卸堰水而不知築堤以障民田故有飄溺之虞且復一於開浦決堰而不知

勸民作圩埠浚涇浜以治田是以不問有水無水之年蘇湖常秀之田不治十常五六臣故曰要當合二者之説相為首尾則可盡其善臣所乞開崑山常熟縣之茜涇等浦必置堰閘者且以茜涇浦在蘇州之東南去海止二十里泄水甚徑其地浸高比之蘇州及崑山地形不啻丈餘而往年開此浦者但為文具所開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於以地而為丈尺而不知以水面為丈尺不問高下而匀其淺深欲

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既不東注兼又浦口不置堰
閘賺入潮沙無上流水勢可衝遂至浦塞臣故乞開
茜涇等浦須置堰閘所以外防潮之漲沙也聞范希
政仲淹葉內翰清臣昔年開茜涇等浦亦皆有閘但
無官司管轄而豪强者保利於所得不時啟閉遂至
廢壞鄉人往往能道其事若推究而行之則所開之
浦可久而無廢臣所乞復常州無錫縣界望亭堰閘
俾蘇州管轄者蓋以常潤之地比蘇州為差高而蘇

州之東勢接海岍其地亦高蘇州介於兩高之間故每遇大水西則為常潤之水所注東則為大海岍道所障其水瀦蓄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管轄望亭堰閘則無復有防遏之理故臣先乞開茜涇等浦以決水有東流之便次乞謹守望亭閘俾水無西衝之憂既望亭之西自有五卸堰可以決水徑入於北江若使常潤之水決下此堰則不唯少舒蘇州之水勢而常潤之水亦自可以就近順流而入於江矣臣所乞

決常州無錫縣界之五卸堰使水北入於揚子江者此堰決水其勢甚徑往者官吏非不施行然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何也止知決堰而不知預築堰下民田之堤岸以防水勢故也五卸地形與民田相去幾及丈餘平居微雨水即溢堰而過已有浸溺之憂今直欲決去其堰使諸路之水舉自此而出又不增高其民田圩岸以為隄防則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臣嘗論天下之水以十分率之自淮而北五分繇九河

入海書所謂同爲逆河入於海是也自淮而南五分
谿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而三
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谿宣歙而來至於浙界合常
潤諸州之水鍾於震澤震澤之大幾四萬頃導其水
而入海止三江爾二江已不得見今止松江又復淺
淤不能通泄且百姓便於已私於松江古河之傍多
開溝港故上流日出之水不能徑入於海支分派别
自三十餘浦北入吳郡界内即先臣比部水利奏中

所謂向欲導諸江者復南而北矣雖於崑山常熟兩縣開導河浦修築圩岸然上流不息諸水輻輳或風濤間作或洪雨繼至所開浦河必皆壅滯所築圩岸必有衝蕩葢沿江北岍三十餘浦唯鹽鐵一塘可直瀉水北入揚子江外其餘皆連接下江湖瀼合而為一非徒無益為害大矣今乞措置一面開導河浦即便相度松江諸浦除鹽鐵塘及大浦開導置閘外其餘小河一切並為大堰或設水竇以防江水即吳松

江水徑入東海而吳之河浦不為賊水所壅諸縣圩
埠亦免風波所破臣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沿江
而東至於海又沿海而北至於楊子江又沿江而西
至於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
入久無患害嘗考漢晉隋唐以來地里志今之平江
乃古吳郡至隋平陳始置蘇州漢時封境甚闊隋開
皇中始移於横山下唐貞觀中復徙於闔閭舊城而
又湖州乃隋時仁壽中於蘇之烏程縣分置秀州乃

五代晉時吳越王以蘇之嘉興縣分置所謂錢塘毗陵在古皆吳之屬縣以地勢甲下沿江邊海有為堤岍以防遏水勢如唐志所載秀州海鹽令李諤開古涇三百有一而又稱去縣西北六十里有漢塘大和中再開疑即臣今所謂開鹽鐵塘以泄吳松江水者也又載杭州之餘杭令歸珧築甬道高廣徑直百餘里以禦水患又載杭州鹽官縣亦有捍海塘堤二百十四里即知古人治平江之水不專於河而築堤以

過水亦兼行之矣故為今之策莫若先究上源水勢而築吳松兩岈塘堤不唯水不北入於蘇而南亦不入於秀兩州之田乃可墾治今之言治水者不知根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開吳松江殊不知開吳松江而不築兩岈堤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輻輳而來適為兩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徑趨於海故也儻效漢唐以來堤塘之法修築吳松江岈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震澤之大纔三萬六千餘頃而平江

五縣積水幾四萬頃然非若太湖之深廣瀰漫一區也水在五縣遠接民田亦有高下之異淺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但與田相通極目無際所以風濤一作回環四合無非全積之水亦有可治之田瀦瀉之餘其淺淤者皆可修治永為良田況五縣積水中所謂湖瀼陂淹若湖則有澱山湖練湖陽城湖巴湖昆湖承湖尚湖石湖沙湖瀼則有大泗瀼斜塘瀼江家瀼百家瀼鰻鱺瀼蕩則有龍墩蕩任周蕩傀儡蕩

白坊蕩黄天蕩雁長蕩淹則有光福淹尹山淹施墟淹赭墩淹金涇淹明杜淹三十餘所雖水勢相接略無限隅然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一二尺而已今乞措置深者如練湖大作隄防以匱其水復於隄防四傍設為斗門水瀕即大水之年足以潴蓄湖瀼之水使不與外水相通而水田之圩垾無衝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水瀕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溝洫有車畝之利其餘若斜塘瀼大泗瀼百家瀼之

類深不過三四尺淺止一二尺而已本是民田皆可相視分勸人戶借貸錢糧修築圩岸開導涇浜即前所謂湖瀼三十餘處者往往可治者過半矣臣聞江南有萬春圩吴有陳湍塘皆積水之地今悉治為良田坐收苗賦以助國用此治湖為田之驗也

蘇軾進單鍔吴中水利書狀元祐三年上

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多謂吴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

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葢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為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為霪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為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葢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葢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

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輙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為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喉咽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歴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況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為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

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堙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為千橋橋𮗚各二丈千橋之積為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略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

興縣進士單鍔有水學故名問之出著吴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連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餽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斃深可憫惜乞下臣言與鍔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强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附注

貼黃其圖畫得草略未敢進上乞下有司計會

繕寫單鍔吳中水利書

鍔切觀三州之水為患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為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間出使者尋按舊迹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

聞端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鈞

曰水之患天數也挼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

茫然猶擿埴索塗以為不可治也間有忠於國志於

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

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略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

注於震澤震澤之水東入於松江繇松江以至於海

自慶歷以來吳江築長堤横截江流繇是震澤之水

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

或又曰谿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谿水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運簰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為艱阻因相為之謀妄紿官長以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谿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於

震澤也今已堙塞而所存者僅四十九條疏此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恙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得之既不詳攷之則易破以鍔視其迹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震澤衆瀆則絡脈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桎其

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絶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吴江岍不疏諸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復吴江岍非不可去蓋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吴江岸以前五堰其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為大患自吴江築岍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欲具驗

之閲三州歳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興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於海盖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鍔竊視熙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遊鼇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盖百瀆及傍穿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為泥沙堙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乎槁死自熙寧八年迄今

十四載其田即未有可畊之日歲歲訴潦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通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而已東則有蠡河橫亘荆溪東北透湛瀆東南接罨畫溪昔范蠡鑿宜興之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其蠡河遇大旱則淺澀中旱則通流又有孟涇泄滆湖之水入震

澤其他溝瀆澱塞其名不可縷舉夫吳江岍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岍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五堰之上衆川由荆溪入震澤注於江由江歸於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歷二年欲便糧運遂築此隄横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岍東之水常低於岸西之水一二尺此隄岍阻水之迹自可覽也

又覩岍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汙澱茭蘆叢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成一村昔為湍流奔湧之地今為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縣歲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也夫江尾昔無茭蘆壅障流水今何致此蓋未築岍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岍之後水勢遲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茭蘆生茭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泄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

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岍鑿其土為木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棒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横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除首尾占閣外可得二丈餘洪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為橋十所計除占閣外可開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一十一里四十步隨橋洪開茭蘆為港走水仍於下流開

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繇華亭青龍入海則二州水患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乃江陰縣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北偏古有泄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黄汀堰瀆曰東函港曰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梨溶港曰蔣瀆曰歐瀆曰魏瀆涇曰支子港曰蠡瀆曰牌皆以古人名姓稱昔皆泄衆水入運河立蚪門又北泄下江陰之江今名存實亡存者無幾二浙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

存五六尺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為石碶斗門每瀆於岍北先築隄岍則制水入江若無隄防則水泛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居矣昔熙寧中有提舉沈披者輙去五卸堰走運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為百姓所訟即罷提舉亦嘗被罪始欲以為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至敗事也切見近日錢塘進士余默兩進三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瑣細之事殊不知本

末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至無錫一十四處置斗門泄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為利然余默雖能言斗門一事合鍔鄙策奈何無法度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為一沈披耶又靚主簿張寔進狀言吴江岸為阻水之患逕函不通其言然則然矣雖言吴江岸而不言措置水之術盖古之所創逕函在運河之下用長梓木為之中用銅輪刀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

今常州有東西二瀆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
元積中開運河嘗開見瀆管但見瀆管之中皆泥沙
以謂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
道堙塞之處泄得積水他日治瀆管則可若未能開
故道而先治瀆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切見常州運
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植今
河上為斗門河下築堤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緣是
此河隄可以作田圍此泄水利田之兩端也宜興縣

西有夾苧干瀆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東至滆湖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逍接長塘湖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興之荆溪其夾苧干瀆盖古之人亦所以泄長塘湖東之滆湖之水入大湖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謂之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大江今一十四條之港皆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獻議朝廷欲依古開逍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滆湖

長塘湖兩首各開三分之二為彼田戸皆豪民不知
利便唯恐開鑿已田陰搆胥吏皆抳而不行元豐之
間知金壇縣曽某上請乞開朝廷又降指揮委江東
及兩浙兩路監司相度及近縣官員相視又為彼豪
民計搆不行儻開夾苧干瀆通流則西來他州入震
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鍔熙寧八
年歲遇大旱竊覩震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
而其地皆有昔日邱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

信知昔為民田今為太湖也太湖即震澤也以是推之太湖寛廣愈於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築吴江岸及諸港瀆堙塞積水不泄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也鍔又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之蓋積年之水十無一熟積空頭之税或遇頻年不收則饑餓丐殍鬻妻子以償主租或置其田捨其廬而逋至於酒坊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尤甚皆緣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鍔又嘗遊下鄉切見陂洴

之間亦多邱墓皆為魚鼈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即高山則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即水穴以危亡魂耶嘗得唐埋銘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為高原今為汚澤今之水不泄如古也昨熈寧間撿正張諤命屬吏殿丞劉懿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瀆為沙泥壅塞將欲疏鑿以快流水懿相視回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諤謂懿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開諸海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

瀦民田古人何為置諸浦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於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憖雖信其如此然猶有說蓋以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蓋昔無吴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蕩滌隨流以下今吴江岸阻絶百川湍流緩慢緩慢則其勢難以蕩滌沙泥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

七十二會盖古之人以為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盖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洶湧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

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茭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吴江岸為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斗門石𥖅隄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開道茜涇水既泄矣方誘民以築田圍郱亶嘗欲使民就深水之中壘成圍岸夫水行於地中未能泄積水而先成田圍以狹水道當春夏湍流浩急之時則水當湧行於田圍之上非止壞田圍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廷指揮下兩

浙轉運司擇智力了幹官員分布諸縣則不越數月

其工可畢所有創橋疏通河港置斗門利便制度不

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可

觀其大略港瀆之名亦布其一二且欲見其詳莫若

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本各言其河其

瀆通其縣其處俟其悉上合而為一圖則纖悉若視

於指掌之間也鍔又覩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

自吳江東至青龍繇青龍泄水入海昔因監司相視

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夫籠截商稅利國能有幾耶堰塞湍流其害實大又況措置商稅不為難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人户相率陳狀情願出錢乞開安亭江見有狀准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西滆湖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名大吴瀆泄滆湖之水入運河入一十四處㪷門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泄滆湖之水入運河繇運河入㪷門在吴瀆之

南近聞知蘇州王覿奏請開海口諸浦鍔竊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日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覩考工記曰善溝者水齧之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沙齧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吴江岸為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工則自然上流東下齧去諸浦泥沙矣凡欲疏通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皆趨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勢理然也故今治三

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斗門築堤制水入江比與吳江兩處分泄積水最為先務也然鍔觀合開三州諸溝瀆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今略舉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吳江岸為橋遷吳江岸東一村之民開地復為昔日之江置一十四處之斗門并築一十四條堤制水入江開夾苧干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塘口瀆宜興東

蠡河已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横塘百瀆蘇州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黄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古泄水諸溝港浜瀆盡可資食利户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諸縣抄録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浜自古有名者及供上丈尺之力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損在下開未畢溝港以故

須同日決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蓋為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古人創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綱運何耶鍔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堙塞故運河之水嘗慮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慶歴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堙塞是以三州之

水常溢而不泄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興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尚存泥中咸謂古為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倒注入運河之内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

鍔以謂古無吴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髙於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吴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内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吴江岸泄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蓋如此也或曰切覩諸縣髙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畆或五百畆為一圩蓋古之人停蓄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蓄水又未嘗植

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鍔曰塘之為塘是猶堰之為堰也昔日置塘瀦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置而為無用之地若決吴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瀦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為無益則古人奚為之耶葢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而莫

見其利也若吴江岸止知欲便糧運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為害又若廢青龍安亭江徒知不漏商旅之税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異古者凡如此也鍔竊觀無錫縣城内運河之南偏有小橋謂橋而南下則有小瀆瀆南透梁溪瀆有小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船筏梁溪即接太湖昔所以為此堰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

楫是時鍔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既不渡船筏

而開是瀆者古人豈無意乎因語與邑宰焦千之曰

今運河不通舟楫竊覩將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百

步之遠古人置此堰瀆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

千之始則以鍔言為狂終則然之遂率民居四十二

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来

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瀆皆有微意而今人昧

之也嘗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泄積

水以入於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蓋不知其利而反以為害今茜涇自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久湮塞鍔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覩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也鍔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覩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別畫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茭蘆地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蜆江通青龍鎮又

闕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一先去吳江土為千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二十四所用石䃮并築堤

管水入江

一次開夾苧干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令

長塘湖漏湖相連走泄西水入運河下𨵿門入

江

一次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一次開蘇州茜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及各

涇

一次開江陰下港黄田春申季子竈子諸港

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河

一次根究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並皆

疏鑿

伍堰水利昔錢舍人公輔為守金陵常究伍堰之利雖知伍堰之利而不知伍堰以東三州之利害鍔知三州之水利而未究伍堰以西之利害一日錢公輔以世之所為伍堰之利害與鍔參究方知始末利害之議完也公輔以為伍堰者自春秋時吳王闔閭用伍子胥之謀伐楚始創此河以為漕運春冬載二百石舟而東則通太湖西則入長江自後相傳未始有廢

至李氏時亦嘗通運而置斗於堰上挽拽船筏於固城湖之側又嘗設監官置廨宇以收往來之税自是河道湮塞堰埭低狹虛務添置者十有一堰往來舟筏莫能通行而水勢遂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湖泛漲則圌頭王母龍潭三澗合為一道而奔衝東來河之不治愈可見也今若開深故道而存留銀林分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存二堰者盖本處地勢自銀林堰以西地形從東迤邐西下自分水堰以

東地形從西迤邐東下而其河自西壩至東壩十六里有餘開淘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下以濬之然後江東兩浙可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建平廣德北則通溧水江寧又當增修高廣以俟商旅舟船往還之多可以置官收稅如前之利此伍堰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治五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而絲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之蕪湖下治吳江之岸為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於海中治百瀆之故

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於太湖者雖不可縷舉而槩可以跡究也難者曰雖復伍堰奈何伍堰之側山水東下乎復堰無益也鍔答曰谿伍堰而東注太湖則有宣歙池廣溧水之水水苟復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自餘山澗之水寧有幾邪比之未復十湏殺其六七耳難者乃服

谷繼宗曰按單鍔七世孫單昊所刻惟有書而無別畫噫罔念爾祖矣竊謂書者通論三吳之水利

害形勢別畫者正疏決大經畧也譬諸黃岐之術設脈理方書而無砭劑之功亦無以奏良效矣乃捽行者顧又删去十二會何耶夫滄桑屢變古今興廢不同存海與鄰為壑之説禹圭之心自見乎

繼宗又曰按宋神宗元豐間議興水利蘇文忠公知杭州屢上封事獨獻單鍔書史不該載且雅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劾奏非神宗明決桑田之詠幾釀大禍矣蓋其時以蘇公見忌而豈復有録於鍔

哉易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此南渡之治可以鑒矣

王安石奏免廢都水監狀熙寧五年上狀存畧

丞相王安石上言都水監亦恐不可廢今議者顧謂此三司判官主領之時事日繁費日廣舉天下之役其半在於河渠堤埽因欲廢之此臣之所未喻也朝廷以為天下水利領於三司則三司事業不得專意而河渠隄埽之有當經治而力不暇給故别置都水監此所謂修廢官也官修則事舉事舉則雖繁何傷財

費則利興利興則雖廢何害且所謂舉天下之役半在河渠隄埽者以為不當役而役之乎以為當役而役之乎以為不當役而役之則但當察吏之不才而不當廢監以為當役而役之則役雖多是乃因置監故吏得修其職而無廢事也何可以廢監乎且今水土之利患在置官不多而不患其冗也

覆澳牐設官劄子 崇寧元年上狀存畧 失名

中書省臣某等尚書省臣某等勘會得紹聖間獻陳澳

閘利害蒙朝廷命孝藴提舉興修了當行運首尾四五年若不別令官司主管則已成東南漕運大利當遂廢革欲乞專差官一員自杭州至揚州瓜州澳閘通管常潤揚秀杭州新舊等閘依已降條貫專切提舉車水澳閘覺察應於姦弊乞差曾經監視澳閘宣德郎新知崑山縣事鮑朝懋提舉管幹依提舉弓箭手例序官請給人從舟船管事於蘇州置廨宇以提舉淮浙澳閘司為名人吏許于常鎮蘇杭秀州選差

半年一替仍令兩浙轉運司進奏官兼管發落文字

許光凝上蘇州水利狀大觀元年上狀存畧

中書舍人許光凝奏蘇州水患在太湖必導之入海然後水有所歸蓋太湖距海有三江有諸浦能疏滌江浦除水患猶反掌耳今境内積水視去歲損二尺前歲損四尺良繇開淞江浚入浦之力吴人謂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浚一浦有一浦之利願委本路監司與諳曉水勢精强之吏遍詣江浦詳究利害假以歲月

先為之備然後調夫興役可使公無費財而賦常足人不告勞而食不匱一舉而獲萬世之利矣

趙霖治水利害狀 政和六年上狀存畧

兩浙提舉常平趙霖言浙西六州之水注於大湖流入松江接青龍江東入於海平江地勢與太湖松江水面相平而瀕海之地特高於他處謂之岡身東西與北三面勢若盤盂積水南入注乎其中所以沿海環江鑿開港浦者藉此以疏積中之水也今瀕海之田

皆作堰壩以隔海潮裹水使不得流外沙日積此崑山諸浦堙塞之繇也岡身之民每闕雨則恐為堰壩以止流水臨江之民每遇潮至則於浰浦開鑿小港以供已用或為堰斷以留餘潮此常熟諸浦淤塞之繇也法當置閘限水内外隨潮啟閉而太湖松江之水與積水為一沈沒民田者一遇風作則高浪萬頃愈泄愈来為之計者莫若順其性而狹其流大築圩岸高圍民田如此則積水日削衆浦日耗矣大抵開

治港浦置閘啓閉築圩裹田三者闕一不可其閘浦篇曰古人大小縱横設為港浦詢究古跡得其大者三十六浦區為三等上等工大而利博在所當先中等工費可減上等三之二下等間於上中之間或自大浦而分派工料之數又少損焉其置閘篇曰古者港浦盡於地勢高處淤澱若一旦開通未易施力今於三十六浦中尋究古曾置閘者四浦惟慶安福山兩閘尚存葢閘浦莫急於置閘置閘莫利於近外置

閘而又近外有五利焉江海之潮日兩漲落今開浦置閘潮上則閉潮退即啟外水無自以入裏水日得以出一利也外水不入則泥沙不淤閘內使港浦常得流通免於堙塞二利也瀕海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鹹潮多則堰斷決之則害苗稼築之則障積水今置閘啓閉水有洩而無入閘內之地盡宜稼穡三利也置閘必近外去江海可三五里使閘外之浦日有澄沙淤積假令歲事積治地里不遠易為工力

四利也港浦深闊積水通流船貨木筏得以往泊官司或可拘收稅課以助歲計五利也復有二說崑山諸浦通徹東海沙濃而潮鹹當先置閘而後開浦一也閘之側各開月河以堰為限遇閘閉小舟不阻往來二也其築圩篇曰平江之賦多出低鄉當時田圩未壞水有限隅今田圩既廢水通為一遇東南風則太湖松江與崑山積水盡奔常熟西北風則常熟之水東赴者亦然況平江之地低於諸州唯高大圩岸

方能與諸州地形相等昔人築圩裹田非謂得以播殖也將恃此以殺水勢耳至和元和二塘為風浪衝擊塘岸浸滅往来者多有覆舟之虞是皆積水所致今若開浦置閘先自南鄉大築圩岸圍裹低田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以狹水源治之上也修作至和元和塘岸以限東西往来之水治之次也凡積水之田盡令修築圩岸使水無所容治之終也今積水之中有力人戶間能作塍岸圍裹低田禾稼無虞盖積水

本不深而圩岸皆可築但民無力為之官司借貸錢糓集植利之衆督以必成或十畝或二十畝地之中棄一畝取土為岸所取之田令衆戶均價償之其貸借錢糓官為置籍責以三年六限隨稅輸還此治積水之策若其當開之浦則崑山常熟共三十六浦除許浦白茆福山三浦不須開治其三十三浦崑山十有一掘浦下張浦七鴉浦茜涇浦揚林浦六鶴浦顧逕浦川沙浦五嶽浦蔡浦琅港浦常熟二十有二黃

泗浦奚浦西成浦東成浦水門浦崔浦耿涇浦魚碑浦鄔溝浦瓦浦塘浦髙浦金涇浦石撞浦陸河浦北浦甘草浦千歩涇司馬涇金涇錢涇黄鶯漕皆積久不濬當分為三等開修

向子諲奏禁練湖侵佃狀紹興七年上狀存畧

兩浙轉運使向子諲言鎮江府吕城夾岡形勢髙仰因春夏不雨官漕艱動尋遣官屬李潤詢究練湖本末始知此湖在唐永泰間已廢而復興今堤岸弛禁致

占侵佃冒決放湖水不能瀦畜舟揖不通公私告病若夏秋霖潦則丹陽金壇延陵一帶良田亦被渰沒臣已令丹陽縣知縣朱𨍏等增置二斗門一石䃮及修補隄防盡復舊蹟庶為永久之利

史才上圍田利害狀紹興二十三年上狀存畧

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為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旱則據之以漑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

泛溢而民田盡沒欲乞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均利

周環上臨平湖秀四州水利狀 紹興二十三年上狀存畧

大理丞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郡低田多為太湖積水浸灌緣溪山諸水連接并歸太湖東南繇松江入海東北繇諸浦入江其沿江洩水惟白茆浦最大望令有司相視開決

趙子潚相視水利方略狀 紹興二十八年上

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潚知平江府蔣璨言近被旨相度
水利徧歷吳江吳長洲三縣民田渰沒去處相視以
至常熟北至揚子江又自崑山東至海口推究源流
講求利病今詢訪得浙西諸州平江最為低下而湖
常等州水皆歸於太湖自太湖以導於松江自松江
以注於海是太湖者數州之水所豬而松江又太湖
之所洩也然以數州之水巨浸而獨洩於一松江宜
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

疏而導之揚子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兩邑大湖凡三十有六而民間私下涇港又不可勝數皆可以決壅滯而防泛濫也後因潮汐往来泥沙積淤舊置開江之卒尋亦廢去此太湖所以堙塞而民田有漂沒之憂也天禧天聖間運使張綸於常熟崑山各開諸浦以導積水景祐間郡守范仲淹親至海浦開濬五河以疏導諸邑之水使東南入於松江東北入於揚子與海政和間提舉趙霖將命

興修水利開濬三十六浦及沒工僅常熟二浦崑山一浦而罷迄今四十年諸浦埋塞又非前日之比遂致民田告澇十歲八九今相視合開緊切去處常熟縣梅里塘白茆浦崖浦福山浦黄泗浦崑山縣新洋江小虞浦顧浦郭澤塘總計役夫三百三十七萬四千六百工錢三十三萬七千四百貫米一十萬一千五百石各有奇崑山縣四浦工力不多止用本縣食利戶開濬常熟縣五浦工力浩瀚係與吳長洲二縣

利害相及欲於三縣見賑濟人內募强壯人充當所有差官起工等事續次條具申請緣平江府積水今經兩月未退已妨種麥若不於農隙之際支給錢米僱夫開治深廣恐來歲春雨積水愈甚虧失常賦不便望賜指揮施行

陳正同上平江水利狀紹興二十九年上狀存畧

知平江府陳正同言相視到常熟諸浦舊來雖有潮沙之患每得上流迅湍可以推滌不致淤塞後來被人

戶圍裹湖瀼為田認為永業乞加禁止勅戶部核在湖瀦水之田衆共溉田者不許人請佃承買并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乞下平江府明立界至約束人戶毋得占射圍裹有妨水利

趙子潚開濬塘浦狀紹興二十九年上狀存畧

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潚言被旨開濬平江府常熟縣東栅至雉浦入丁涇徹福山塘已於正月初五日興工據常熟縣父老稱福山塘與丁涇地勢相等今開丁

涇更深三尺若不濬福山塘則水必致倒注於涇今與平江府縣官同往相視宜依父老陳乞開濬又見開東栅至雉浦口河面並合闊八丈並雉浦港底四丈二尺皆得泄水通快

任古上平江水利狀 一 紹興二十九年上狀存畧

監察御史任古言平江府崑山等縣耆宿所開浦四處緣今歲積雨東北風潮并太湖衆水相會渰沒民田春間人戶圍田自當開撩所有小虞浦新洋江顧浦

雖合開濬見今盡為松江大水漲過其外發泄遲緩是致諸浦蓄水難以興工欲候江水潮落岍塍出露人户自行開掘若内有貧乏無力之人乞量借常平官糧寛立年限分料送納乞從民便已行下本縣令預將興工之具候江水減退即行開濬

任古上平江水利狀二紹興二十九年上狀存畧

臣同徐康與常熟縣官詳究得東栅至雉浦入丁涇通徹福山塘下注大江委是快便若依趙子潚申請五

千人為率於來歲正月入役約計一月餘日可畢此浦使湖塘一帶并被傷民田内水通至於江然後濬治黄泗浦三里江至十里港工力亦不甚多并趂農隙先畢二浦其餘合開港浦再候將來次第興工

任古上平江水利狀紹興二十九年上狀存畧

趙子潚昨計料開濬崔浦係決泄昆承湖及民田内水南自梅里塘距浦口迤邐北入大江今已乾涸緣浦身迂曲泄水不快是致積沙高厚開濬工倍欲於雉

浦口別開一涇徑入福山大浦通於大江名曰丁涇北之崔浦並無回曲不惟開濬省費實以泄水為便

劉唐稽奏開常州港瀆狀隆興二年上狀存畧

知常州劉唐稽言申利二港上自運河發流經營回覆至下流析為二道一自利港一自申港以達於江緣江口每日潮汐帶沙填塞上流游泥淤塞流洩不通而申港又以江陰軍釘立標揭拘攔稅船每潮來則沙泥為木標所壅淤塞益甚今若相度開此二河但

下流申利二港並隸江陰軍若議定深闊丈尺各於本界開淘庶協力皆辦又孟瀆一港在奔牛鎮西唐孟簡所開并宜興縣界沿湖舊百瀆皆通宜興之水藉以疏洩近歲阻於吳江石塘流行不快而沿湖河港所謂百瀆存者無幾今若開通委為公私之便

李結上治田三議狀 隆興六年上狀存畧

監都進奏院李結言蘇湖常秀所產為兩浙之最自紹興十三年以來屢被水害議者皆歸積水不決之故

以為積水既去低田自熟第以工役浩大事皆中輟

臣有管見治田便利三議一曰敦本二曰協力三曰

因時司農丞郟亶議云古人治塘浦闊深者蓋欲取

土以為堤岸非專為決積水若堤岸高厚借令大水

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堤岸高出於塘

浦三五尺故雖大水不能入於民田民田既不容水

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須決

泄而水自湍流矣此古人治低田之法也若知決水

而不知治田則所開濬之地不過積土於兩岸之側霖雨蕩滌復入塘浦不五七年塡淤如舊前功盡棄為今之務莫若專務治田乞詔監司守令相視蘇湖常秀諸州水田塘浦緊切去處常平義倉錢米多寡量行借貸有田之家令就此農隙作堰車水開濬塘浦取土修築兩邊田岸立定丈尺衆戶與併力官司督以必成且民間築岸所患無土今既開濬塘浦積土自多而又塘闊深易以流洩田岸既成水害自去

此臣所謂敦本之議也結又以為百姓非不知築堤固田之利然而不能者或因貧富同段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非協力不可百姓所鳩工力有限必賴官中補助官中非因饑歉難以募民興役非因時不可後缺

陳彌作開諸浦狀乾道元年上狀存畧

兩浙轉運判陳彌作言常熟之浦二十有四皆北入於江崑山之浦十有二皆東入於海蓋以太湖居其上

流昔人患松江之不能勝而使衆水徑得其歸者也諸澤之興始於天禧成於景祐逮政和間稍已湮廢嘗命趙霖濬之僅能復常熟兩浦崑山二浦而罷今二邑之間竝江瀕海小川故道往往淤滯不特所謂三十六浦而已瀦水過多而瀉之過少重以今歲淫雨泛溢識者皆知開浦之利特以工費甚廣不敢輕議故近浦置閘在政和已不能成開江置卒在中興已不能復自紹興二十八年以後朝廷屢委監司守

臣及遣御史親行按視竟爾中輟今若併舉大役切慮歉歲民無餘力官無羨儲反至勞擾輙擇其宜先治者凡十浦而其緩急又半之興工之日仍乞以緩急為先後之序

邱崈奏築捍海堰狀 乾道七年上狀存畧

知常州邱崈奏華亭縣東南大海古有十八堰捍禦醎潮其十七久皆捺斷不通裏河獨有新涇塘一所不曾築捺海水往來遂害一縣民田緣新涇舊堰迫近

大海潮勢湍急其港面闊難以施工設或築捺決不經久運港在涇塘向裏二十里比之新涇水勢稍緩若就此築堰決可永久堰外凡管民田皆無鹹海之害其運港止可捺堰不可置牐不惟瀕海土性虛燥難以建置兼一日兩潮通放鹽運不下數十百艘先後不齊比至通放晝絕勢必晝夜啟而不閉則鹹潮無縁斷絕運港堰外别有港汊大小十六亦合興修若捍海塘堰既已畢工地理闊遠全藉人力固護之

令本縣知佐兼帶主管塘堰職事繫銜秩滿視有無損壞以為殿最仍令廵尉據地分廵察

薛元鼎相視平江水利狀淳熙二年上狀存畧

提舉常平薛元鼎言淳熙二年春平江大水臣嘗被命相視太湖沿流利害言太湖之水獨泄以松江之一川其勢有不能勝並湖數州皆受其害景祐間范仲淹就常熟崑山之間濬五大浦以殺其勢為州之利近並堙塞前提舉陳舉善勸諭人户以漸開濬獨許

浦正係洩水去處尚未施工昨水軍統制馮湛乞用
兵開掘因與守臣不協遂已臣竊見許浦至梅里約
三十餘里湮塞不通其水軍船錢糧亦自艱阻乞詔
馮湛候農隙日從所請開濬

章冲上濬河置牐狀淳熙九年上狀存畧

知常州章冲奏常州東北曰申港利港黄田港夏港五
斗港其西曰竈子港孟瀆泰伯瀆烈塘江陰之東曰
趙港白沙港石頭港陳港蔡港私港令節港皆古人

開導以為溉田無窮之利者也今所在堙塞不能灌溉臣嘗講求其説抑欲不勞民不費財而漕渠旱不乾水不溢用力省而見功速可以為悠久之利者在州之西南曰白鶴溪自金壇縣洮湖而下今淺狹特七十餘里若用工濬治則漕渠一帶無乾涸之患其南曰西蠡河自宜興太湖而下止開濬二十餘里若更令深遠則太湖水来漕渠一百七十餘里可免濬治之擾至若望亭堰牐置於隋之至德而徹於本朝

之嘉祐至元祐七年復置未幾又毀之臣謂設此堰牐有三利焉陽羨諸瀆之水奔趨而下有以節之則當潦歲平江之邑必無下流淫溢之患一也自常州至望亭一百三十五里運河一有所節則沿河之田旱歲頼以灌溉二也每歲冬春之交重綱及使命往來多苦淺涸今啟閉以時足通舟楫後免車畝灌注之勞三也乞敕下施行

王徹奏開五浦狀 淳熙十年上狀存畧

鎮江府兵馬鈐轄王徹言紹興二十八年因積水汎濫欲泄入大江宜自常熟縣東開濬至雉浦五十里入許浦縱水入江卻自雉浦之西就民創河二十五里引水入福山浦使二浦復歸一浦俾近縣田稍獲灌溉且鎮江以往地勢極高至常州地形漸低錢塘江北地勢尤高秀州地形漸低而平江在最下之處歲有一尺之水則湖州平陸之田悉皆渰沒聞江灘海岍常列三十六浦各置巡簡寨捍衛濬治故數十年

前浙西不聞每歲被水今三十六浦其最急者平江五浦就五浦之内黄泗浦尤甚大抵於福山通不用開鑿外崔浦許浦白茆沙泥壅積幾與岸平使千里之水不達江海所鑿陂塘亦狹要使江與海瀕注水如舊然後百川之流斷有歸宿謹圖地形水利附奏以聞

羅點乞開瀫湖圍田狀淳熙十三年上狀存畧

提舉浙西常平羅點言浙西圍田湮塞所在皆有獨瀫

山湖一處為害最大因奸民包裹圍田築斷堰岍致水勢無繇發泄此湖上通蘇湖秀三州之水全藉斜路等港通泄下徹大小石浦出吳淞江入海委吳縣主簿劉允濟崑山縣尉吳溥躬親看視采問利害據申到澱山湖東西三十六里南北一十八里旁通太湖滙蘇湖秀三州之水上承下洩不容少有壅遏華亭在湖之南崑山在湖之北湖水自西南趨東北所賴泄水去處其大者東有大盈趙屯大石三浦西有

千墩陸虞道褐三浦中間南取澱山湖北取吴淞江凡三十六里並湖以北中為一澳係古来吐吞吴水之地今名山門溜東西約五六里南北約七八里正當湖流之衝非衆浦比貫山門溜之中又有斜路港上達湖口當斜路之半又西過為小石浦上達山門溜下入大石浦凡斜路港大小石浦分為三道殺泄湖水並從上而下通徹吴淞江江湖二水曉夕往来疏灌不息以此浦港通利無有沙泥壅塞可以宣導

水源今來頑民輙於山門溜之南東取大石浦西取道𥙆浦並緣瀫山湖北築成大岍延跨數里遏絶湖水不使北流盡將山門溜中圍占成田所謂斜路及大小石浦洩放湖水去處並皆築塞父老嘗言圍岍築時湖水平白漲起丈餘盡壅入西南華亭縣界大小石浦并斜路港口既被圍斷其浦脚一日二潮則泥沙隨潮而上湖水又不下流無緣蕩滌通利即今淤塞反髙於田遇水則無處泄瀉遇旱則無從取水

大抵水性趨下下流既壅其勢必須潰裂四出散入民田理無可疑者後缺

張叔獻請築新涇塘招賢港堰牐狀淳熙十三年上狀存畧

兩浙轉運副使張叔獻言華亭東北枕海西連太湖北接松江江北復控大海地形東南最高西北稍下柘湖十有八港正在其南故古來築堰以禦鹹潮元祐中於新涇塘置牐復因沙淤廢毀今除十五處築堰

及置石磋外獨有新涇塘招賢港徐浦塘三處見有鹹潮奔衝淤塞民田今依新涇塘置牌一所又於兩旁貼築鹹塘以防海潮透入民田其相近徐浦塘元係小派自合築堰又欲於招賢港更置一石磋兼揚湖歲久今稍淺澱自當開濬

徐誼上水利狀 淳熙十七年上狀存畧

提舉浙西常平徐誼言昔下流不疏而上水溢故鑿直曲港還三江故道開宜興百瀆所以順導下流也惟

高原曲徑乃瀦堰之爾昔之言水如單鍔邺亶皆是也今開吳淞江下流與宜興百瀆屬之海者無慮數百十所異時浦港磬折以趨海今近浦之民多取徑直蘇湖常秀舊為澤國比年雨或後至種且不入盖圍田衆而疏導多也小人見利不畏其害圍於淺水既為高田圍於茭蕩既為稻田二倶不已復為下脚始之重陂大半為土始之良田背水日曬十日不雨農廢作業然且承用舊說又將疏之失利害之實矣

故舊田溝澮當濬治圍田下脚無𣹛開已開未田當揜合今之言水者能行是三説則高原舊田還為行沃而農不病矣

李玨奏濬常州漕渠修建望亭二牐狀嘉泰元年上狀

存畧

知常州李玨言州境北邊楊子大江南並太湖東連震澤西據滆湖而漕渠界乎其間渠兩傍曰白鶴溪西蠡河南戚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於二河曰利浦孟

瀆烈塘横河五瀉之港通於大江而中間又各自為支溝斷汊曲繞叅錯不以數計水利之源多於他郡而常苦易旱之患何哉臣嘗詢訪其故漕渠東起望亭西上吕城一百八十餘里形勢西高東下加以歲久淺淤自河岸至底其深不滿四五尺常年春雨連綿江湖泛漲之時河流忽盈驟減連歲雨澤愆闕江潮退縮渠形尤亢間雖得雨水無所受旋即走泄南入於湖北歸大江東徑注於吴江晴未旬日又復乾

洄此其易旱一也至若兩傍諸港如白鶴溪西蠡河直湖烈塘五瀉堰日為沙土淤漲遇潮高水從之時尚可通行舟揖若值小汐久晴則俱不能通應自餘支溝别港皆已堙塞故雖有江湖之浸不見其利此其易旱二也況漕渠一帶綱運於是經繇使客於此往返每遇水澀綱運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客作壩車水科役百姓不堪其擾豈特溉田缺事而已望委轉運提舉常平官同本州相視漕渠并徹江湖之處

如法濬治盡還昔人遺跡及於望亭修建上下二牐

固護水源

衛涇上東南水利奏 開禧二年上狀存畧

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衛涇奏臣嘗攷國家承平之時京師漕粟多出東南而江浙居其大半中興以来浙西遂為畿甸尤所仰給歲獲豐穰需及旁路蓋平疇沃壤綿亘阡陌有江湖瀦泄之利焉大抵二浙地勢高下相類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水少則汲湖水

以漑田水多則泄田水繇江而入海惟瀦泄兩得其便故無水旱之憂而皆膏腴之地自紹興末年始因軍中侵奪瀕湖水蕩工力易辦創置堤埂號為壩田民田已被其害而猶未至甚者瀦蓄之地尚多也隆興乾道之後豪宗大姓相繼迭出廣包强占無歲無之陂湖之利日朘月削已亡幾何而所在圍田則徧滿矣以臣耳目所接三十年間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蕩者今皆田也夫陂湖之水自常情觀之似若無用

縣農事言之則為甚急陂湖廣衍則瀦蓄必多遇旱可以灌溉江流深濬則通泄必快遇水不至泛溢儻瀦水之地或至狹隘則容受必少旱則易涸立見焦枯水源既壅而江流填淤則疏泄甚艱水即易溢蕩為巨浸事之利害豈不較然易知州縣監司所當禁戢然圍田者無非權勢之家其語言氣力足以陵駕官府而在位者每重舉事而樂因循故上下相蒙恬不知怪而圍田之害深矣議者又曰圍田既廣則增

租亦多其於邦計不為無補殊不思緣江並湖民間良田何啻數千百頃皆異時之無水旱者圍田一興修築塍岸水所豯出入之路頓至隔絶稍覺旱乾則占據上流獨擅灌漑之利民田坐視無從取水逮至水溢則順流疏決復以民田為壑設若圍田僥倖一稔增租所入有幾而常歲倍收之田小有水旱反為荒土常賦所損可勝計哉所謂增租既不繫省額州縣得以移用徒資貪黷之利耳此其輕重得失又不

待智者而後辯也矧惟祖宗成憲炳若日星應江沮
山野陂澤湖塘池濼與衆共者不許占據及請佃承
買官司糾劾以聞諸瀦水之地謂衆共溉田者輙許
人請佃承買并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立法之意
可謂明白前者臣寮累嘗奏請朝廷非不施行臣姑
疏其一二諸路如有承買渚水地者悉與改正此紹
興二十八年指揮也凡係積水草蕩今後竝不許請
佃雖陳乞撥賜亦許守臣執奏此乾道五年九月指

揮也詔兩浙漕臣及提舉常平官及逐州守臣常切覺察如官民戶及寺觀園築田畝填塞水道具名以聞此淳熙三年六月指揮也詔州縣輒敢給據與官民戶及寺觀買佃江湖草蕩許人戶越訴重寘典憲仍委監司糾劾此又淳熙三年八月指揮也詔浙西諸郡應官民戶舊來圍田去處明立標記給榜曉諭不得於標記外再有圍裹此淳熙十一年八月指揮也其他條約未易悉數夫以陳說之衆多立法之詳

備是宜圍田之害悉絶而瀦泄之利盡復曩時之舊
可也然歷年浸久陂湖之為田者不止民田之被害
者滋甚其已圍者牽於姑息固不復論標記之外增
創圍裏者有之因民詞訴已毁撤而復修築者有之
易名為天荒而請求給佃者有之寺觀僧道尤無忌
憚是豈果不可禁戢哉吏治茍簡而法令不行之過
也積習而不知變姦猾蒙利良農失業其害又豈特
在民而已臣伏見乾道間孝宗皇帝一旦宣諭輔臣

曰聞浙西自有圍田即有水患屢有人理會多為權勢所梗已漕臣王炎相視有張子蓋圍田九千餘畝湮塞水勢立命開掘仍戒敕不得再犯淳熙中因述堯言傳法寺僧請佃明州定海縣鳳柄沈窖兩湖八百畝可溉田二萬六千餘頃即令仍廢為湖英斷如此孰不悚懼其奉行不虔者特有司之罪而斯民疾苦則有所赴愬矣

元

温都爾奏請澱湖侵占狀 至元三十年上狀存畧

江浙行省叅政温都爾言澱湖在宋時委官差軍守之湖旁餘地不許侵占常疏其壅塞以泄水勢今既無人管領遂為勢要絕水築堤繞湖為田湖狹不足瀦蓄每遇霖潦泛溢為害昨本省官蒙固岱等興言疏治因受曹總管金而止張叅政潘應武等相繼建言識者咸以為便臣等議此事可行無疑然雖軍民相

叅選委廉幹官提督行省沙克珠咱行院董巴圖爾及

行臺哈喇岱令親詣相視會計合用軍夫擬稟

特爾格奏疏澱湖設屯守狀至元三十一年上狀存畧

平章特爾格奏太湖澱山湖昨嘗奏過先帝差倩民夫二十萬疏掘已畢今諸河日受兩潮漸致沙漲若不依舊宋例令軍屯守必致坐隳成功臣等議常時工役撥軍樞府猶且恡惜屯守河道用軍八千必辭不遣澱山湖圍田賦糧二萬石就以募民夫四千調軍士四千與同屯守立都水防田使司職掌收捕海賊修

事功廉能稱職者行都水監具迹舉明其著夫人戶

雜泛差役權行蠲免

任仁發講究平江等路水利狀 泰定元年上狀存畧

都水少監任仁發言太湖納湖州宣州諸溪之水而南北東江海之岸皆高水積其中勢若盤盂設遇雨潦則環湖低田悉皆渰沒若欲導洩積水在乎時時點簡太湖東北兩岸通江河之道不致淤塞可也盖環湖低田利在洩潦兼沿江傍海高田亦仗湖流奔注

衝散潮沙使江河通利乃可引潮灌溉諸小湖在太湖迤東及北者甚多皆能接洩太湖注江達海數內澱山湖自大盈趙屯等浦以出吳淞江與渾潮相接最近若上源所注不急則潮沙注湖漸成淤澱富家因淤澱圍裹成田緜是湖水與諸浦漸遠而所洩益微若非就湖內圍田多開河渠及時修濬諸浦則此湖之塞恐不止於是也又按吳江石塘障遏東流之勢致潮沙日漲半為平地此乃太湖洩水下吳淞江

第一要處古来於堤間多置木橋與鑿水洞上則通行下則洩水盖欲仗其急流衝滌潮泥免致水患人不知此或便於行路則塞壩河口或惰於廵防則客置樁橛矧以茭蘆魚𦪇等物障遏必得官司於此處榜示告戒使之咸知利害可也

郭珪請京口濬河建閘狀 天歴二祀上狀存畧

鎮江路總管郭珪言江口元有程公鰭魚二壩及黄水石礎每歲江潮滿溢於此車灌運河今歲上流無雨

水源艱澁潮勢既少沙岸益高徒步五里方登舟縱欲車水入閘人力莫能為非朝廷降旨開濬置閘不可

明埒達實請京口濬河建閘狀（天歷二祀上狀存畧）

鎮江路達嚕噶齊兼管勸農桑事明埒達實上言京口舊閘久廢江皐一里皆成淤塞閘東又作土埭以蓄河水江潮雖漲阻隔不通莫若開掘淤沙撤去土埭仍於江口置閘以時啓閉該臣等度自京口港口至

程公下壩長二里一百四十步舊河面闊六丈底闊二丈五尺今擬展闊河底三丈五尺深一丈計用一萬二千七百六十五工人夫一千六十名一十二日工畢每夫官日給米五升鹽菜錢中統鈔五百日計米一百五十四擔鈔一百二十七貫伏望朝廷許允容臣等率屬即日興工以圖萬世治安之利

奇徹台言浙西水利狀 至正元年上狀存畧

江浙行中書左丞相奇徹台言浙西水利近年有司失

於舉行隄防廢弛溝港堙塞水失故道民受重困今後莫若都水監官歲委一員分治仍令各處農事正官帶知園田署銜責任有歸及監察御史言宜復立都水庸田使司慎選諳曉水利恪守官箴之人按披圖志討論舊治於必合開挑之處將原額租稅除豁合用工本官為支給使專其任責以成效乃已

舒瑪爾節請立松江等處都水庸田使司狀至正元年

上狀

存略

丞相舒瑪爾節言吳淞江等處若不設立衙門管領每次挑洗甚廢貲糧兼損民力松江府止管兩縣别無親管事務欲將松江府革罷兩縣撥與嘉興路依前設立都水庸田使司專掌在先所管勾當直隸省部以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客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張友諒為使任仁發雖七十致仕還着為副方於水利可奏實效

吳中水利全書卷十三